

紅小説

①

五色 朱衣

124
277

紅小說

①

五色 朱衣

城市男女・情色對話

ISBN 957-13-0345-3

紅小說①

五色

著者——朱衣

發行人——孫思照

出版者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10903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

發行專線——(〇二)三〇六六八四二

讀者服務專線——(〇二)三〇二四〇九四

(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，請打這支電話。)
郵撥——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
信箱——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

主編——吳繼文

美術設計——吳勝天

攝影——陳恆芳

產品提供——Sonia Reviel化粧品／台灣保麗股份有限公司

校對——金玉玲・林俐俐

排版——顯顯排版有限公司

製版——源耕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——協昇印刷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——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十一日

二版一刷——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十日

定價——新台幣一二〇元



◎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一四號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ISBN 957-13-0345-3

Printed in Taiwan

蝴蝶春夢

讀朱衣文學的隨想

詹宏志

1. 紫色的／都會標本

美善的事物彷彿只發生在過去。當然，傳言、謠言、謊言都為這個結論貢獻了一點力氣。有一種傳說中的官方「采風」的美好行動似乎絕跡多年了，近代政府新辦的業務反倒是歌詞審查、電影檢查、書本查扣、電視消音之類的滅口制度，或有的採，也不外乎是電話竊聽、蒐集犯罪證據之屬的採，不復求民情探民隱的古風。

民之好惡，在如今，一方面交給蓋洛普調查，一方面則留給民營的「風俗標本採集」事業。後者事實上是一羣無組織的記者、作家，或好事者，帶著手提錄音機、傻瓜或非傻瓜相機、V8錄影機、或者只是清醒的記憶和紙筆，就為我們深入某一社會階層，留下許多有關他們的思想、心態與情感的記錄來。

我會傾向於這樣來了解朱衣的小說、雜文、散論以及其他體裁的文學。朱衣並不是小說

家、散文家，或其他文學家，她一以貫之的是個「標本採集者」(a collector)，捕捉都市裡翻飛的、色彩艷麗的人種，集在冊中，讓我們看見物種的神奇與環境的作用。

就拿《五色》這本中篇小說集來看吧，它簡直不管小說家傳統上關心的事（如角色的塑造、觀點的選擇、結構的安排等等），反而直截了當用新聞口吻說：「做為一個現代女性，溫暖的最大成就可能就是她維繫了一個表面堪稱幸福的家，同時又擁有美滿的外遇關係。」——這樣的手法有時會令熟練的小說評論者感到驚惶失措，卻又不能無動於衷；因為作者的確以有別於我們所熟悉的小說敘述方式，精準地寫出某一世代台北都會紅男綠女的特殊觸覺與情懷。

「從作品上看」我可能更容易相信，朱衣不是在「創造」一個可信角色的動人故事，而是深入台北蠻荒「採集」各種真實人物的真情實事，再用一種新的敘述策略把它們打散組合在一起。與其把這樣的作品稱為「小說」，不如稱為「都市標本」吧。

2. 橙色的／閒言文學

隨著「都市標本」的特性，是朱衣獨有的奇特文體，光鮮優雅，修飾乾淨；也許我可以稱它是「城市閒言文學」。——它放棄了傳統上小說敘述的嚴謹追求，代之以一種看似放鬆的、東家長西家短的敘述策略，使作品產生一種閒言式的風格。（朱衣甚至在文字中隨時加入她的評斷和感嘆，例如「兩年可以使一個男人衰老，卻可以讓一個女人成熟」，或「類似

11-2427/2

五色這種能讓男人神魂顛倒，懂得用眼神表情，卻不肯輕易與男人上床的女人，對男人而言的確是一種挑戰」，作者彷彿洞悉劇中人一切心思起滅，她可以進出自由，也忍不住插嘴打話，這都加深了它的閒言味道。）

城市閒言，talk of the town，做爲一種文學內容，當然是敏感地意識到台北的都會化有關。隨著都會台北的生活，都市裡正有新族羣發展出新生活，他們尋找新的生活內容，彼此交換感染（包括品牌、器皿的偏好，人際關係的型態、財富、名望的來源等），這時候，傳統的敘述策略似乎不夠用了，不足以描寫這種「若有其事」的無重要性，閒言形式反倒準確地掌握到這個社會情境。

閒言文學，乍看之下是散文風格，其實不然，它不是對語言有感受就可以閱讀，它的閱讀條件必須包括對都市生活項目與消費符號有一定的理解。在朱衣的《五色》裡，所有的商品品牌都有一定的意義指標，你必須了解Levi's皮帶、CD領帶、Casablanca餐廳、Calvin Klein襯衫、GQ雜誌、米卡莎咖啡杯等物件對一個角色的應用意義，才能充分享受作者的意旨。

——當然，反過來的意思是說，如果你不能，你算是功能性的「都市文盲」，不可能是新的都市文學的讀者。

3. 青色的／男女關係

朱衣筆下的都市閒言文學當然不止於此（不能只以形式來談），她的語言是高度個人風

格化的，她的觀察是世故人微也是寬容同情的，但她的故事卻大致以都市男女情色關係為主，如果這文學是新的，我們應該問爲什麼？

我們不要忘了朱衣是個標本採集者，採集者當然有著對「新品種」的敏感。——以《五色》爲例，作者恰是對「新品種的男女關係」，顯示出獨特的觀察力來。

因爲都市生活是新的，在這裡傳統社會對男女關係的約束、監督逐步鬆懈，一些新的男女關係型態則正在實驗之中。

新都市的男女，與傳統社會相較，女性經濟上逐漸獨立，因而人格上也正尋求獨立；但情感上和習慣上，女性原來是不被允許獨立的，這個獨立運動因而就產生如何對待自己和對待男性的問題。

因爲新的規律還沒誕生，這些男女新方程式就顯出青澀酸苦的本質。朱衣可能站在女性的立場，同情這一切受苦的同胞女性，因而記錄了幾種勇敢或怯懦的適應個案來。

因爲這些女性在大時代的變局裡，不自覺地被放到新的實驗室中，經歷著都市裡新生的苦澀關係，她們不免覺得孤獨、覺得無奈，甚至有此三哀愁來。

但城市還會陸續翻新，女性要從男性的依賴關係中掙脫出來，逐漸忠於自己的「知識與愛情」，她們還會更有經驗，更有勇氣，更有智慧，直至一種女男「尊重式的」平等的來臨。在此之前，《五色》這本書就記錄了一種青黃不接的時代。

4. 紅色的／感官帝國

採集都市中新的男女關係標本，固然是這位博物學家的專長，但當她記錄各品種的特性、特徵時，不小心也把這些標本原始生活環境也記錄下來。——那些翩翩起舞的蝴蝶所賴以居住繁衍的都市叢林。

不像另一些尖酸的文化評論者，朱衣是不挑剔地描寫著都市生活的諸種特徵，結果就繪就了一幅鮮艷的感官帝國來，比起一百篇批評更令人觸目驚心。朱衣在《麗華》一篇開首就說：「男女不能溝通是一種宿命。透過物，我們彼此想念。」她花了足夠的力氣來寫炭烤的茭白筍，寫女主角逛了一夜尋找裝義大利麵的長罐子，寫按心情來選飲的里昂水果茶，……劇中人對物質的沉溺在作者閒言式的筆調中益發讓人畏懼。

那是一個物質的感官帝國，對物的分辨超過對人的分辨，對物的溺愛超過對人的愛。

看起來不費力氣，實際作者在其中經營著各色各樣的商品符號，凸顯出都會生活裡的人心荒涼，只剩下沒有血肉的寵物，它們不發聲音，也不背離，它們是都市男女唯一忠心的伴侶。……

5. 無色的／時代印痕

儘管都市閒言文學是新社會的新文學，它來自一個特有時代的寫作策略，通過它更明確地映顯世界。但如果一個作家心無塵埃，她無意批判什麼針砭什麼，在自然的描繪中，她採

下了一些新品種的人際關係（及其心情、處境），她記錄了若干生態，包括一種生存環境，因為她心無塵埃，遂亮晃晃地映照出一個無色無味的時代來。……

五色

城市男女·情色對話

序 詹宏志
／ 蝴蝶春夢
讀朱衣文學的隨想

1 五色
／ 他們都屬於那種有夢的知識分子，
永遠會在慘烈的現實裏翻騰不已，
却也永遠找尋不到出口。

57 綠萼
／ 女人只是一種祭旗用的犧牲品，
男人要的只是自由。

119 茉莉
／ 女人離家出走——
背叛靈魂的一種方式。

173 麗華
／ 男女不能溝通是一種宿命，
透過物，我們彼此想念。

五色

他們都屬於那種有夢的知識份子，
永遠會在慘烈的現實裡翻騰不已，
却也永遠找尋不到出口。

一

「台灣的人口即將邁入二千萬，究竟誰將是第二千萬名的嬰兒，讓我們看看下面這段報導……」

台視新聞主播李四端正襟危坐地在SONY電視機裡，宣告台灣人口已邁入二千萬名，在幽暗的床上翻滾著的兩個身軀逐漸緩慢下來，終至靜止。

想到二千萬人口與自己正在從事的「製造人口」活動，五色忍不住嗤嗤地笑了。

「知識份子在愛愛時，不適合收看電視新聞。」她調侃地說。

做愛時一向容易分神的舒家停止了動作，嫵嫵地笑了。

這是盛夏的台北，Hotel的房間裡卻是另一個陰暗的世界，空氣冰涼，還混雜著一種叫人不快的氣息。

舒家與五色是第二次到這家位於台北東區的Hotel，對於用這種方式處理有關性的問題，

對他倆而言都不是件舒服的事。尤其是舒家一向自詡爲「有品味的城市男子」，到外表裝潢華麗，品味卻絕不高雅的Hotel去解決性的需要，幾乎是不能想像的一種荒謬。

不過爲了五色，他還是做了小小的讓步與犧牲，在這盛夏的午后，帶她來這家位於忠孝東路底的Hotel，一償他對五色的多日相思。

五色是他相識兩年多，三個月前才熟稔起來的奇妙女子。

年過三十，猶有稚氣的五色是一家貿易公司的女主管，一直和他有業務上的往來。

對舒家這種外形俊逸，有幾分書卷氣的已婚男子來說，雖然沒有很多認識其他女人的社交機會，但工作領域之中不乏各色女子會向他示好。有的女人會邀他共進晚餐，餐後暗示說「不想回家」。有的女人則會把電話號碼留給他，要他打電話來。如果他太久沒與對方聯絡，對方便會打電話來詢問：「爲什麼不來電話。」等等，以作爲進一步交往的藉口。

對於女人的諸多暗示，舒家並非毫無所覺，但在沒有太大的動機之下，舒家一向不願自找麻煩，可是在拒絕對方時，又不願讓她感到難堪，因此他的手法一向是「我對妳仍然有好感，但因爲……原因，我們不能進一步發展」。

至於這個原因，他會適時適宜地套上不同的說詞，而使對方保留良好的印象，因此舒家身邊始終圍繞著不同程度交往的女子，卻也總是不及於亂。

至於五色，只能算是一個意外。第一次見到五色時，是在一個廠商的新產品發表會上。

那天他和溫暖匆匆分手後，心緒惡劣地趕到松山機場，結果卻發現是在世貿中心展出。正在猶疑之間，他碰到了也找錯地點的五色，兩人便在那扇錯誤的門口認識了。

「嗨，你也是來參加羅敷公司新產品發表會的嗎？」五色一副很開心的模樣。

他没好氣地點點頭，卻忍不住多看了兩眼這位容貌清淡的女子。

「看來只有我們兩個是笨蛋，才會找錯地方。來，我請你吃口香糖。」五色遞了一包口香糖給他。

他直覺地伸手接過來，是司迪麥口香糖，滋味不錯。

那天他和五色交換過名片後便分手了，他沒有再去那個發表會，第二天上班途中卻去買了一包司迪麥口香糖。

對於這種以年輕人爲主要訴求的口香糖，舒家覺得並不適合已近中年的自己，而偷閒學少年的行徑也讓他有點窘困。

到了辦公室，舒家打開口香糖吃了兩顆，才知道自己買錯了。他買的是紅色肉桂口味的，五色請他吃的卻是綠色薄荷口味的，看到桌上那包滋味錯誤的口香糖，令他愈發想念起那個小女孩模樣的女人。

二

兩年可以使一個男人衰老，卻可以讓一個女人成熟。舒家從五色的身上看到歲月的影

子，是在三個月前。

當時他正在為一批鞋子的出貨問題和溫暖吵得不可開交，五色打電話來，他才知道中間的貿易商就是五色的公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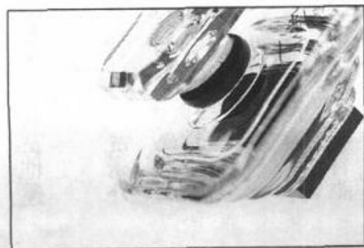
五色在電話中的聲音聽來慵懶而性感，他不自覺地受到吸引，而想多聽聽她的聲音。在兩人往往復復的通過幾次電話之後，舒家終於偷偷約了五色出來吃飯。

五色白白淨淨的臉上看似毫無風情，但舉手投足之間，尤其講話的聲調又十分性感，令舒家目馳神迷。

在舒家的眼中，大部分女人都是含蓄而保守的，再大膽的女人也不過能用眼睛剝男人的衣服，而不會有什麼實際的表現。

類似五色這種能讓男人神魂顛倒，懂得用眼神表情，卻不肯輕易與男人上床的女人，對男人而言的確是一種挑戰。

他們約在忠孝東路的金石堂書店碰面，因為五色說「書店是現代知識分子安排秘密約會的最佳地點」，理由是當事人可以在一邊看書，一邊等人，萬一不幸碰到熟人，還可以假裝自己是在找書，一副很有學養的樣子，這樣絕不會有人懷疑他的動機可能很



卑下。譬如像他，此刻就站在書店門口的書架旁，假裝很用心的看一本「新新聞」，而其實他不過是在等待生命中的第二位情婦。

五色出現的時候，已超過約定時間半小時。舒家一向容忍女人的任何缺點，只要當他還愛她時。他們走過忠孝東路四段洶湧的人潮，到復旦橋下的IR用餐。

在綽約的燈影裡，舒家心不在焉地吃著香橙鴨，聽著五色談起去年一月到九月，台灣外銷美國的太陽眼鏡有九千萬美金之多，是全世界最大的太陽眼鏡製造國。她認為舒家的製鞋公司雖然生產量、外銷狀況穩定，但在台灣邁向精密工業的此刻，不妨開發一些新的產品……。

對面這個口若懸河的女人，不過是用言語包裝她軟弱的內心世界。舒家忍不住偷瞄她打開了二顆扣子的白襯衫領口，心想「襯衫看起來嚴肅，但讓嬌弱的女人穿上，卻別有韻致」。

談完國家大事、政經消息之後，五色突然開口：

「你們那個張小姐看起來很能幹哦？聽說你們是合夥人？」

舒家的胸口一陣不愉快的感覺。五色說的是溫暖，也是一直橫在他心頭的一片陰影。

溫暖除了是他的合夥人兼情人之外，同時還是他的主人，在她面前，他必須低聲下氣地討好她，作她的奴隸，以求兩人在事業上的和諧。有時候舒家覺得溫暖在向別人介紹自己

時，不是在介紹工作夥伴，而是在介紹「兒子或弟弟」。

爲了排除心頭不愉快的感覺，他端起冰水，把那塊不怎麼香橙的鴨肉吞下，才說：

「哦……我們本來在同一家公司，後來覺得老是爲人作嫁也不是辦法，就一塊出來自己當老板。」

有關溫暖的話題，他們兩個誰也沒再多說。關於愛情，舒家始終認爲那是男人的一種尊嚴，女人不應該自恃特權，讓男人在她們面前卑躬屈膝。而無論多麼强悍的女人，當愛情來臨的時候，還是應該遵守男人與女人的遊戲規則，也就是說男人天生是爲女人服務的，包括實際生活與性行爲，一個女人弄到男人不願意爲她效勞時，表示她的所作所爲需要檢討了。

無論如何，舒家不想和這個貌似純真的女子討論這麼無趣的話題。而有關他和溫暖的問題，畢竟該由他和溫暖來解決，何況眼前的這個女人不過是叫他心動的一場景致，並不表示他倆該有什麼樣深入的關係。

那日的晚餐過後，舒家開始認真思考他和五色該發展的模式是什麼。對一個想在女人面前展示魅力的男人而言，他可以常常約她出來吃飯、喝咖啡、聊天，談談「山海經」，卻不必及於性。因爲凡是與性有關的事情，都代表著麻煩與不安，何況他還有溫暖的問題要解決。

但是在幾次的碰面之後，他發現自己要的不是舒解鬱悶的異性知己，而是五色整個人對